

采青

□聂爱蓉

听老辈人说，这片芦苇地，很早以前就有。很早以前是什么时候，没人能说得清楚。

芦苇地位于我们上注的洼中心。父亲说它是我们上注的心，母亲说它是我们上注的肺。我不知道父亲说的对不对，但知道这片芦苇，是我们上注人生活不可缺少的宝贝疙瘩：苇叶包粽子，一股青草香；苇篾编席子，人们用它晾菜，晒粮食；人老之后，棺材上也要盖一顶席子；芦苇中的老弱病残，也会被人砌进围墙，成为墙壁的筋骨。

每年端午前几天，母亲就会带我和姐姐去芦苇地掰苇叶，我们那里叫“采青”。来采青的人三三两两散在芦苇地里，隐隐约约时不时低地说话，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。有时会在一片青碧中露出一点点影影绰绰的红，循着这抹红，准会出现一张水灵灵的桃花面。

挑选芦苇中间部分最大最宽的几片掰下来，整整齐齐码在竹篮里。母亲和姐姐为了掰到好苇叶往芦地深处走去。我个子低，够不着中间的大苇叶，半天也挑不到几片满意的，渐渐就对掰苇叶失去了兴趣。

这时候，水渠边散发着幽幽香气的水芹菜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它的茎秆纤细，碧绿，半浸在潺潺水流中，茎节处微微泛着淡紫色，一节节向上舒展。叶子像一片片羽毛，边缘带着细密的波浪纹，叶脉在阳光下透出琥珀色。

这种水芹菜香味浓郁，到处都是，老人家拿它渍酸菜。母亲渍的酸菜在我们家最受欢迎，她拈起一束茎梗对着晨光端详，那些半透明的绒毛婴儿胎发般柔软。“要挑叶尖带紫晕的。”她的指甲划过翡翠色的茎管，“听，沙沙响的才够脆生。”

竹匾放在井台边，母亲把水芹菜浸在瓷盆里，井水沁得她指节发红，叶片却愈发鲜亮。母亲教我撕开粗茎的纤维，露出象牙白的芯子，这动作要轻

柔，像给水芹菜梳辫子。

酸菜缸蹲在厨房暗角，洗好的水芹菜在开水里打个滚，捞起，放凉。绰菜水里荡些稀面糊，再次滚开后备用，把芹菜一层层放入缸里，码齐，抚平。母亲的手掌在碧玉堆里起伏，压上河卵石，“哗——”翠绿的芹菜面汤汁入缸，瞬间浸没卵石。盖盖，静待七日，掀开蒙着棉布的缸盖，酸香从缸缝里钻出来，勾得人喉头发紧。夹一棵晶亮的菜梗，咬下去先是清凌凌的酸，而后涌出山泉般的甜凉。

灶台上的光影每天往西挪半寸，缸里的咕咚声渐渐低下去。开缸那日，祖母用长竹筷挑起一簇琥珀色的菜丝，那些曾经倔强支棱的茎叶，此刻柔顺得像浸过三春烟雨。

夹一碟酸菜放上盐、蒜末、油泼辣子，就着红豆糝子饭，大人娃娃都能多吃一碗饭。我尤其喜欢母亲拿它和豆腐一起煎了做酸菜包。水芹菜的野味此刻得到驯服，和豆腐的小家碧玉十分相宜。

苇地里还有一种菜，也是我的最爱。叶片呈卵形，茎呈四棱形，浑身毛茸茸的。它淡紫色的小花像少女的唇，成串生长，形似一串小铃铛，大名宝塔菜，我们叫它小名，地蚕。

这种菜最迷人的部分藏于地下，乳白色半透明形似螺旋塔楼又像蜷曲的玉蚕。长约二三厘米，表面有环状节痕，质地嫩脆。生食清甜多汁，带一丝薄荷的清凉。泥里刨出来，清水洗净直接啃食，清甜解渴。也可凉拌，是夏日开胃凉菜。故乡的人们喜用它们做泡菜，和小米椒、嫩姜共浴盐水，七日即成。泡好的地蚕酸甜脆爽，咀嚼时“咔嚓”作响。

上学后看书，《本草纲目》记载其“甘平无毒，润肺益肾”。清代美食家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记载“地蚕”做法：“盐水煮之，拌以姜醋，可佐清茶。”

有时候，还会遇到一窝鸟蛋，探头看，有些鸟蛋

已经破壳，新生命蜷缩在蛋壳里，脖颈上还覆着层薄膜，随着呼吸轻轻翕动。只见它们半透明的眼皮紧紧闭着，却在每一次细微的唧鸣声中颤抖，粉红皮肤下青紫色的血管若隐若现，绒毛在风里打着颤，蜷成团的小胸脯剧烈起伏，小爪子无意识地抓挠着，喙尖还沾着破壳时啃下的碎屑。待要伸手，几声凌厉的鸟鸣阻止了我，抬头看，只见两只老鸟扑棱着翅膀，似有驱赶外来者之意。

有时也会遇见兔子，毛茸茸的一团灰，机警地转动双耳，小小的三瓣嘴快速地翕动着，红眼睛半眯着左顾右盼……

后晌，母亲和姐姐掰苇叶回来。一把把苇叶叠放在竹篮里，低眉顺目，像待嫁的新娘。

晚上睡觉前，母亲把剥好的干板栗同小米、红豆，用清水浸泡，红枣洗净备用。第二天一早，把苇叶在沸水中翻滚片刻，捞出来放凉。苇叶褪去青涩，当它从锅里被捞起时，水珠顺着叶面滑落，在阳光下折射出翡翠般的光晕。

将四五个苇叶并排，旋转成圆锥形，在锥型筒里放上小米、红豆、板栗还有红枣。再把苇叶调转方向旋转一圈，就把这个锥桶口封住了。再用灯草松松缠一圈，轻轻缚住，一个粽子就成了。

铁皮灶台立于院中，架上大铁锅，青碧的三角粽挤挤挨挨排在锅里，像一群刚出窑的绿瓷兵马俑。纵横放上几根木棍，压上一块三四斤的石头，最后倒两桶水，使水面没过粽子。先大火蒸煮，再小火焖，直等到日落西山，暮霭沉沉。

煮透的苇叶褪成檀木色，捆扎的灯草在热气里呈深褐色，每道褶皱都蓄着滚水的体温，蒸汽裹着糯香漫上来，整锅粽子便活过来似的，鳞次栉比如逆流的鱼群。咬一口软糯清甜，唇齿留香。

那片芦苇地也许早已消失了踪影，而那奇异的粽香却总在季节里飘荡。

门楣艾草寄乡愁

□李小穗

仲夏的风，缓缓拂过山村民居片片青瓦、一道道石头墙。抬眼瞥见门楣斜插的艾草，印在心底深处的端午旧事，如一颗石子划过静静的湖面，瞬间层层漾开，又次第苏醒。

“端午临中夏，时清日复长。”诗句从旧典籍里款款走来，和山村升腾缭绕的炊烟丝丝缕缕缠在一起，幻化成一张细密温软的网，裹住在外游子一腔沉甸甸的乡愁。

家乡过端午，清晨最是生动。天刚蒙蒙亮，邻居的婶娘嫂子们早已攥上了镰刀，结伴到后山去采艾。后山崖畔的艾草长得蓬勃葳蕤，片片青叶托着晶莹露珠，朝着初升的晨光一闪一闪，真像洒落在山野间细碎的星子。村里老辈代代传着老话：端午采下的艾草最有灵气，叶子背面白绒越厚，驱邪避秽、护佑家宅的力道便越足。

早晨割回来的艾草，先要搁在屋檐下阴晾半日，等叶片微微打卷、变得软绵绵的，这才动手捆扎艾束。青碧柔韧的秆子在掌心来回翻飞，很快便变得齐齐整整，再用两根艾秆拧成草绳紧紧系牢，就可以插到门上了。

插艾也有规矩，必得斜倚在门楣，像一柄柄翠色长剑，稳稳挡住门外纷扰邪祟。有联道：手执艾旗招百福，门悬蒲剑斩千邪。笔墨里缥缈悠远的端午意境，落到家家户户门口，化作守护阖家平安的质朴图腾。

艾草不单守着门户，更守护在孩童的颈间。母亲挑最鲜嫩的艾叶晾干，用指尖细细揉碎，取几块红绿花布裹住艾绒，丝线银针穿梭翻飞，缝制成各色香囊，鼓鼓实实，轻轻一晃，艾香气息飘荡，整座山村都是清润的气息。

旧时端午，除了采艾、缝香囊，还有系五色线的小礼。清早，母亲把青、白、红、黑、黄五色丝线捻成柔细彩绳，轻轻缠在我们手腕、脚脖。老一辈讲，这五色绳仿龙鳞气韵，能护佑孩童无病无灾、平安长大。等到农历六月六后，逢下雨时节，便解下五彩线顺水漂走，或者挂在柏树上，寓意一身灾厄尽数随流水、随风远去。

长大后，各奔东西，方才慢慢读懂，一枚门楣艾草，藏着游子最深沉的乡愁密码。城里的端午，总是淡了几分底色。街头售卖的艾草，少了雨露滋养的本真灵气；红红绿绿的香包，也没了纯正浓郁的艾香。只有梦里，山村小院依旧清晰分明：青灰砖墙，春联褪淡了颜色，门楣艾草随风轻轻摇曳，淡淡的艾香随风飘拂，像极了母亲给我们系香包时耳边的絮语。

门楣一束青叶艾，牵起万里故乡愁。这份乡愁，任凭岁月岁岁流转、世事几番变迁，永远是端午最动人的底色，是在外游子心底的童年印记和一盏温暖的归乡灯火。

伏牛

题字：邵玉铮

黄昏烟雨乱蛙声

□苏旭升

城东的断密涧河公园开园有段时间了，我却很少去过。

那天晚饭后，烟雨蒙蒙，邀妻去遛弯。“去断密涧河公园，运气好的话，能够听到蛙鸣呢！”看她犹犹豫豫的样子，我赶紧补充道。

城市化的脚步锐不可当，短短几年，原来的荒地变成了市民休闲娱乐的公园，从南到北的涧河水为公园平添不少灵气。供给三门峡居民生活用水后，断密涧河的水量小了许多。只在几条橡胶坝里存了浅浅的几泓，几场雨过，水面竟有了些磅礴之势。草儿们，也借机疯狂了一把。

“哪里会有青蛙啊？”妻显然对我的话心存疑虑。

“呱！”她的话音刚落，一声略显拘谨的蛙鸣迎耳而来，几乎与妻的问话撞了个正着。呵，这久违的声音，好像一下子让人坠入了梦里。

这“呱、呱”的蛙鸣声，其实一直就没有离开过我，没有离开过我的梦。

小时候，蛙鸣伴了每个夏。一条水渠从村南的“雾雨崖”水库蜿蜒至村北，除冬季外，几乎天天都有流水绕村。就连场院前的泥塘、村沟下的池塘也都蓄满了水，空气里总有湿漉漉的感觉。清明节一过，渠水经过的野

外就时不时传来蛙鸣声。一场透雨，村子四周就都被聒噪的蛙叫包围。夜幕下，它们争先恐后，时疾时徐，时高时低，时而合唱，时而独鸣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它们在开一场盛大的露天演唱会，真应了“青草池塘处处蛙”的情景。

那时候的夏，因蛙而丰盛。蛙的鸣叫声，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了，再嘹亮再激越，也不会引起一星半点儿惊讶。我们吃饭、玩乐、睡觉都有蛙声相伴。场院外的老槐，被蛙声催开了一嘟噜一嘟噜鹅黄的花，在徐徐的夜风中播洒清香。菜地里的黄瓜、南瓜、豆角，庄稼地里的玉米、大豆，还有崖头上的那一树拐枣，都被蛙们的鸣叫滋润着，花开得狂，实结得满。一颗被蛙鸣惊落的露珠，砸醒了倦巢的鸟儿，一声轻啼，不就是一个缀满蛙声的梦？梦醒，爷爷指着天上星说，那颗懒星变亮了！

“薄暮蛙声连晓咽，今年田稻十分秋。”那时的蛙总被寄托着与雨水、丰收同等的希望，“听取蛙声一片”，是村里的夏晚。

身处小城，确实不会轻易遇到青蛙。妻显然被刚刚那一声蛙鸣惊到了，侧耳细听，“呱，呱”的蛙声接力般传来。和村里蛙叫声肆无忌惮的感觉大不相同，到了这钢筋水泥的城里，蛙们叫得毫无底气，“呱，呱”叫两声，停

了好一会儿，像是在寻找感觉，再来两声“呱，呱”。妻也终于激动起来：“还真有蛙叫啊！”

往前走，临近橡胶坝的河床那边，一些不知名的水草蔓生着，借了雨水的势，蓬蓬勃勃地罩了一大片。蛙们就紧张兮兮地蹲在草下张望，或者往来跳跃练胆气。几只成年的，时不时带头“呱呱”两声。其它的蛙，跟着“呱呱”几声，声音里满是怯生生的意味，看来蛙们是有自知之明的，也知城市非故乡。

不知道是雨量不足，还是它们的胆量不足，“蛙声经雨壮”的景象始终没有在我们眼前出现。倒是那怯怯的声音逐渐接续起来了，大有形成曲调的倾向。妻赶紧拿出手机，借助烟雨下的路灯跟女儿视频起来，隔着屏幕，我都感觉到了她对于蛙鸣的惊讶欣喜。

同我们一样被蛙鸣绊到脚步的路人们，屏息，侧耳，凝神。戴眼镜的那个甚至丢了手里的伞，举起手机对着那片蛙声，不知是在拍照还是录音，很好奇的样子——“是蛙们在唱歌呢！”其他人也好像才发现蛙叫一样，都随声附和：“是蛙在唱歌！”

“何处最添诗兴客，黄昏烟雨乱蛙声。”闺女在视频里吟咏道，“好喜欢你们的样子啊！”

呵，我们也喜欢这样子呢！又有谁不喜欢这首诗意盎然的生活啊！



观庙底沟博物馆

□王明寿

庙底沟陈焕玉光，文明肇启向东方。
彩陶一脉凝根系，尘迹千年溯梓桑。
檐下流光分晦朔，馆中妙相阅洪荒。
凭栏欲问先民事，犹有回音几绕梁。



一轮明月照古今

——杨建平与王维的故事

□李霞

初夏午后的阳光，透过报告厅的玻璃窗，温柔地洒在讲台上。一场关于诗歌、时光与坚守的分享会正在这里举行。

一位满头霜雪的儒雅先生缓步登台。他叫杨建平，他带来的书稿，名为《空山心语——私聊王维》。扉页上，一首自题诗道尽了半生沧桑：初心未泯弦未断，寻章摘句四十年。采摘红豆缀相思，踏马西行出阳关。洛阳月夜吟凝碧，长安夕阳醉桐川。满纸文章满头雪，痴情依然似当年。

1978年，一堂古典文学课上，老师吟出几句诗：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”就是这二十个字，如同一道闪电，击中了出身豫西乡村的杨建平青春的心。空山、秋晚、松间明月、石上清泉——这样幽静、从容、治愈的意境，让一个从贫瘠年代走来的少年，第一次感受到诗歌超越时空的力量。

他想读更多。可跑遍了城市的书店，找不到一本完整的王维诗集。杨建平选择了一条最笨拙，也最坚定的路——手抄全书。从那天起，学校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，成了他的第二个家。每天清晨，他是第一个等在门口的人；夜幕降临，他是最后一个被管理员催促离开的身影。整整两年，他翻阅了三十多部典籍，逐字逐句地誊录下王维的诗文、史料、古人批注。

没有精美的笔记本，他把能找到的纸张都利用起来。最后，他用母亲纳鞋底用的粗麻绳，将厚厚两本手抄诗卷仔细装订。在日复一日的抄写与品读中，他逐渐跳出了世人贴给王维的标签。王维，远不只是山水田园诗人，不只是“诗中画，画中有诗”的妙手。他的文字深处，藏着对生死的通透，对世事的洞明、对荣辱的淡泊，那是一种中国人独有的人生大智慧。

1984年，杨建平完成了自己第一篇王维研究论文。文稿寄出后，如石沉大海，杳无音信。直到许久后，一本散发着油墨香的学报跨越山海而来——他的文章赫然在列。纸上读诗千遍，不如山河亲历一遍。案头深耕四十载后，杨建平没有止步于故纸堆。他要走出去，以脚步溯源历史，以山河印证诗文。这些年，他踏遍王维故里的山水，远赴边塞戈壁、名山大川。每一首唐诗的诞生之地，他都想去亲眼看一看。他坚信，所有经典文字，从来都源于人间烟火、山河本心。

实地踏勘的过程，更像是一场跨越千年的“解密”。王维《使至塞上》中的千古名句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，历来注解纷纭。杨建平站在凉州故地，迎着朔风，极目远眺，才真正理解了何为“征蓬出汉塞”的飘零悲凉——那不仅是写景，更是诗人被排挤出朝廷，孤身远赴边疆的落莫心情。

他还推翻了关于“香积寺”的千年误读。过去许多人根据诗句“不知香积寺，数里入云峰”，想象寺庙位于深山云雾之中。杨建平通过实地考察与历史地理文献的比照，还原了其真实位置：它并非在人迹罕至的深云里，而是在离城市不远的浅山地带。王维所写的，是一种心理距离，一种从喧嚣红尘踏入清幽佛门的“入云”之感。

最让他感慨的，是漫步辋川山水间的领悟。世人多以为王维的“辋川别业”是他独享奢华的私家庄园。当杨建平站在这片土地上，才真正读懂王维的胸襟——这处山水胜境，并非私家禁地，而是一个对外开放、与农夫渔樵共享的山水秘境。王维身居朝堂，心向山野；身处繁华，甘于平凡。他以才华化点山河，以温柔善待众生。这份通透无私的人生格局，不正是中国人千年来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吗？

四十年笔墨深耕，万里路山河溯源。杨建平所有的积淀，最终凝结成了这本《空山心语——私聊王维》。什么叫“私聊”？在杨建平看来，这不是高高在上的学术研究，不是功利的评述解读，而是一个现代灵魂，跨越千年，与另一个灵魂进行平等、坦诚、无距离的谈心。全书从诗韵、官运、朋友圈三个独特的维度，还原了一个真实通透、有血有肉的王维。读懂王维，便读懂了中国人最顶级的人生修行。杨建平将其提炼为三种品质：自知、自律、自省。

王维自知通透。他才华盖世，诗、书、画、乐无一不精，却从不张扬。他深知自己的长与短，在权力面前保持清醒，不贪权，不逐名。这在才子辈出、人人渴望“终南捷径”的盛唐，何其难得。王维自律自持。他半生都在官场，历经李林甫、杨国忠等权相掌权的复杂时期，却始终“不结党、不营私”。顺境时不骄纵，低谷时不怨怼，守住了一个君子的本心与底线。

王维自省豁达。他历经安史之乱的陷贼之辱，历经世事浮沉与荣辱沧桑，归来后，诗句中依旧是一片空灵豁达。他没有变得刻薄或消沉，依旧心怀温柔，善待众生。

在杨建平笔下，王维的交友之道，同样值得今人修习。王维重情重义，半生写下无数送别诗，句句深情；但他又有清晰的精神边界，待人赤诚坦荡，亦能守住分寸。这种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的境界，恰是当下这个过度社交时代所稀缺的智慧。

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那场分享会。活动结束后，全场寂寥。杨建平合上书，目光掠过台下年轻的面孔。或许，他看到了四十多年前那个坐在图书馆里，用麻绳装订手抄本，满腔热忱，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。他为这场跨越半生的追寻，写下过一句总结：“真正的热爱，从不喧哗，却可抵岁月所有漫长与荒芜。”

在这个追求“速成”、焦虑“无用”的时代，杨建平用四十年做了一件“无用”之事。他不求闻达，不求回报，只是在无数个无人问津的日夜里，读一个人，抄一本书，走一条路。到头来，这看似“无用”的坚守，却结出了最丰饶的精神果实。

千年前的辋川，王维独坐幽篁，弹琴长啸。“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”千年后的今天，一轮相同的明月，依然照亮着每一个在荒凉岁月里，独自赶路的坚守者。